

傳世

珍稀小說

珍稀小說

諷刺 劝诫 編

冷眼觀



传世孤本珍稀小说

冷眼观



劝人用菩萨热肠 苦口温温 夸吾徒能行正道
刺世显金刚怒目 冷面肃肃 问鼠辈敢为强梁



刺其贪虐 惩其荒淫
言笑晏晏 笔法森森

目 录

目 录

卷 一

第 一 回	读奇书旧事觉新民	(9)
第 二 回	游宦海燃萁空煮豆 丧天良逆子累严亲	(19)
第 三 回	逃国法刁奴衅贤宰 说韬钤英雄伤往事	(29)
第 四 回	亲宵小知县误前程 太史公治游遭奇辱	(39)
第 五 回	观察使惧内败官箴 绘旗人薇垣聚麀	(50)

卷 二

第 六 回	一榻茶烟畅谈怪事	(60)
第 七 回	百年眷属误种情根 去思碑过客忆甘棠	(70)
第 八 回	饯行酒同人争折柳 翻新令妙语出红妆	(80)

传世孤本珍稀小说

第九回	乱哄哄万乘走长安 情岌岌隔窗听密语 驻洋洋场虚心探社会 遇翻党无意得机关	(90)
卷三		
第十一回	画葫芦巧计成虚话 翻旧样妙女选情郎	(111)
第十二回	祸中得福老虎做官 笑里藏刀乌龟出丑	(121)
第十三回	死中丞误认大小马 活月老巧判前后夫	(132)
第十四回	梦断鸳鸯魂销谷埠 书传鱼雁泪洒申江	(142)
第十五回	渡长江扒手放谣言 保国粹伤心惊鬼语	(152)
卷四		
第十六回	信数理新学辩神权 误歧途杞人忧国事	(162)
第十七回	小司员冒险拜门墙 老中堂荐才遭党祸	(172)
第十八回	梓乡归去灾象惊心 噩耗传来良箴动魄	(182)
第十九回	甓社湖魔王识天文 苏州城周郎归地府	(192)
第二十回	晴川阁两次宴嘉宾 黄花涝一番谈骗术	(202)

卷五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戴高帽政界有心传 误圣经俗儒多耳食	(212)
第二十六回	笑官场鼓吹散鸳鸯 演帮匪么魔出社会	(224)
第二十七回	讯理会堂上露真情 开喜筵同人出公份	(234)
第二十八回	笑骂由他风生席上 好官做我月旦樽前	(245)
第二十九回	雨金无术死后悟穷因 致病有原生前严胎教	(256)
 卷 六		
第三十回	乐极悲生粤人信鬼 盘根错节婆子装神	(265)
第三十一回	吴镇军单骑救同寅 鲍男爵惧祸逃内地	(275)
第三十二回	朱素兰再领莺燕班 祝如椿重酬风月债	(286)
第三十三回	宾鸿栈醉梦两模糊 普天香中西双辑睦	(297)
第三十四回	释嫌疑妙判仰前型 说考试奇谈出后进	(307)

冷
眼
观

【清】八宝王郎 著

今
眾
民

【書】人宜王聖 著

冷 眼 观

三十回。

题“八宝王郎著”。

光绪丁未（1907）小说林社印行本。

【藏上海图书馆】

第一回	金玉良缘一朝离散	(1)
第二回	金玉良缘一朝离散	(2)
第三回	金玉良缘一朝离散	(3)
第四回	金玉良缘一朝离散	(4)
第五回	金玉良缘一朝离散	(5)
第六回	金玉良缘一朝离散	(6)
第七回	金玉良缘一朝离散	(7)
第八回	金玉良缘一朝离散	(8)

目 录

目 录

卷 一

第 一 回	读奇书旧事觉新民	(9)
第 二 回	游宦海燃萁空煮豆 丧天良逆子累严亲	(19)
第 三 回	逃国法刁奴衅贤宰 说韬钤英雄伤往事	(29)
第 四 回	亲宵小知县误前程 太史公治游遭奇辱	(39)
第 五 回	观察使惧内败官箴 绘旗人薇垣聚麀	(50)

卷 二

第 六 回	一榻茶烟畅谈怪事 百年眷属误种情根	(60)
第 七 回	去思碑过客忆甘棠 饯行酒同人争折柳	(70)
第 八 回	翻新令妙语出红妆 叹歧途热心遭白眼	(80)

正 卷

第九回	乱哄哄万乘走长安 情岌岌隔窗听密语 驻洋洋场虚心探社会 遇翻党无意得机关	(90)
卷三		
第十一回	画葫芦巧计成虚话 翻旧样妙女选情郎	(111)
第十二回	祸中得福老虎做官 笑里藏刀乌龟出丑	(121)
第十三回	死中丞误认大小马 活月老巧判前后夫	(132)
第十四回	梦断鸳鸯魂销谷埠 书传鱼雁泪洒申江	(142)
第十五回	渡长江扒手放谣言 保国粹伤心惊鬼语	(152)
卷四		
第十六回	信数理新学辩神权 误歧途杞人忧国事	(162)
第十七回	小司员冒险拜门墙 老中堂荐才遭党祸	(172)
第十八回	梓乡归去灾象惊心 噩耗传来良箴动魄	(182)
第十九回	甓社湖魔王识天文 苏州城周郎归地府	(192)
第二十回	晴川阁两次宴嘉宾 黄花涝一番谈骗术	(202)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戴高帽政界有心传 误圣经俗儒多耳食	(212)
第二十六回	笑官场鼓吹散鸳鸯 演帮匪么魔出社会	(224)
第二十七回	讯理会堂上露真情 开喜筵同人出公份	(234)
第二十八回	笑骂由他风生席上 好官做我月旦樽前	(245)
第二十九回	雨金无术死后悟穷因 致病有原生前严胎教	(256)
 卷 六		
第三十回	乐极悲生粤人信鬼 盘根错节婆子装神	(265)
第三十一回	吴镇军单骑救同寅 鲍男爵惧祸逃内地	(275)
第三十二回	朱素兰再领莺燕班 祝如椿重酬风月债	(286)
第三十三回	宾鸿栈醉梦两模糊 普天香中西双辑睦	(297)
第三十四回	释嫌疑妙判仰前型 说考试奇谈出后进	(307)

卷 一

第一回 读奇书旧事觉新民
游宦海燃萁空煮豆

看官，现今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欲内免专制、外杜瓜分的一个绝大转机、绝大遭际，不是那预备立宪一事么？但那立宪上加了这么预备两个字的活动考语，我就深恐将来这憲立不成，必定嫁祸到我们同胞程度不齐上，以为卸罪地步。唉！说也可怜，却难怪政府这般设想，中国人却也真没得立宪国民的资格。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所以无论强弱荣辱，皆是自己做出来的，切莫要去错怨别人。看官，你们如果不信我们中国社会腐败没有立宪国文明的气象，我曾经得着一部社会小说，其中类皆近世实人实事，怪怪奇奇，莫可名状，足能做一本立宪难成的保证书。我若不从头至尾的细细说明，不独看官们装在一个大闷葫芦里头疑团莫释，连我也未免辜负那赠书的人一番苦心孤诣。我记得那年从东洋毕业回国，一迳就往北京去赴部考验。因路上风波劳顿，觉脑气筋里异常困倦，听人说琉璃厂是个人文荟萃之区，我独自一人逛到那里去醒一醒瞌睡。忽从一家书店门首经过，见有一部手抄的书稿，表面上标着《冷眼观》，我拿过翻开一望，见那书中记载的人名事实，倒有一大半是我夹袋里的东西，那著者竟是先得我心了。当下就问那书肆主人：“要几何代价？”不意他不慌不忙，说出几句料想不到的话来。看官，你们想他说甚么？原来他说：“我这部书，却有两等

卖法。”我忙请问他哪两等？他道：“若是顽固党守旧派来买我的这部书稿，我非要英金三百磅不可；倘有热心公益中国前途新学界一般种子情愿要，我就分文不取，双手奉赠他也可以使得。”我见他吐属慷慨，就对他唱了一个大喏，先致谢了他赠书的美意，然后向他说道：“我虽不是新前途，却也异乎旧党派。我大概看了看你那书上的宗旨目的，不过形容着几个旧社会的怪人怪事，哪里就值得许多的金镑？”他听我驳诘他，不由的把鼻子哼了一声说道：“不旧何新？不铁何金？我这旧社会的怪事，正是那新前途的阻力，不可不叫大家知道知道，如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如果能担任我这印行的义务，我尚有后三十年的怪世界，正在调查预备立宪时代的各界魑魅魍魎一般变相，候我成了稿，索性赠与你做个圆满的功德。”我方欲再同他周旋两句，忽见空际墨云四合，哦，不好了！将近要落下大雨来了。我就急忙袖好书稿，匆匆与书肆主人作别回寓，将那本《冷眼观》取出来，从头看去，及至看到那书上的人种种腐败，我那立宪绝望的心又不觉油然而生，只得洒了几点热泪！再看那上面写道：

唉！半生辛苦无人问，留得温峤一部书。我姓王，名字叫王小雅。曾记得我那十七岁上，我父亲子雅公在南京上元外翰任所，一病不起。看官，我父亲本来不是老教，曾由咸丰壬子科举人，眷录议叙知县，就选了一个福建光泽县的缺分。正欲打点赴任，不意我伯父文勤公适由粤藩擢升闽抚，这光泽县正是他属下，在别人也不过照例回避罢了，但我伯父的为人，外宽内刻，他自己经历的宦途，也就危险得很。当他中了翰林，留京供职的时候，正值粤匪扰乱之际，又因禁这嘴什子鸦片烟，激成圆明园一炬之祸，咸丰帝挟两宫出狩。彼时京中对逃官禁令森严，凡私离职守的人，政府里都记了一个底册，以为将来勒令休致地步，可巧我伯父的大名，亦在其内。当日幸遇晏侍郎端书奉旨回籍团练，他同姓晏的本有世谊，就隐在他的名下，改名凯泰（原名敦

敏)。事后保了一个四品卿衔，加捐浙江补用道。适当金陵尚未克复，朝旨命合肥李文忠在苏沪一带剿办粤匪，同我伯父正是优贡同年。那时非比目下科举绝命的时代，这“同年”两个字，读书人是最重的，一见面就委他办淮军营务处，又委他创办苏省牙厘总局。杭州一经肃清，我伯父即署了浙江督粮道，转运漕粮，顺便就赴部引见。其时西佛爷亦甚疑惑他是逃官里头的人，怎奈他官名已改，又加上有一位最有势力的亲王从中缓颊，说他是奉旨随晏某回籍团练奏保有案的人员，又说了一声：“从前在翰林馆的时候，先皇帝很赏识他。”也该他官星发达，这一句话刚巧打动了西佛爷爱屋及乌的念头，不到一二年，就把他开臬陈藩，转瞬放了福建巡抚，这是我伯父一生的历史。当我父亲选授光泽县缺，正是我伯父到闽抚任的时候。因我家四代同居，及至我父亲，与手足更相友爱。讵料我伯父不但存了一个越人肥瘠的思想，而且恐我父亲做州县官，设有亏空，不无累及，于是想出破坏的法子来，对我父亲说：“大凡做州县官的，第一要有一副假慈悲的面貌，第二要有一种刽子手的心肠，第三还要有一肚皮做妓女的米汤。你如今自问这三种里头，有哪一样？所学非所用，岂不是白白地去自家吃苦么？你若不听从我改了知县，凭你飞到天上去，我也有神通叫人参掉你为止。”一阵连劝带唬，我父亲就改就了这上元的教谕。在任十六年之久，并未革过一名秀才，报过一个劣生，所以我父亲故后，灵柩回籍的那日，学校中人，不约而同的白衣送葬。再加其时江宁太守李筱轩是我父亲壬子乡榜同年，上江两县仰承首府的意旨，加派了得力的家丁，带领许多民夫在码头照料，我就同我母亲一途回籍。其时我伯父早在闽抚任上积劳病故，几位哥哥虽蒙圣恩隆厚，分别荫了郎中主事，只是各人都拥着十几万铜臭，醉生梦死的过活。我回籍次年，就将我父亲入祖茔安葬。转瞬已是三年，我业经交到十九岁上，本年正该除孝，我母亲就替我赶忙娶媳妇儿。这门亲却是我母亲的